

奇人異事錄

(二)

● 李遠榮

周作人的苦雨齋

(二) 奇人異事錄

二十年代，周作人在北京八道灣寓所前院的西邊，有一所書房，名「苦雨齋」。苦雨齋的院子裡，每到夏季大雨滂沱或陰雨連天之時，常常蓄積著尺許深的雨水。一九二四年七月十五日，整整下了一夜的雨，凌晨五點鐘，天蒙蒙亮，周作人即赤腳撐傘跑去，看書房，此時雨水已漫過台階，浸滿書房，幸而及時發現，沒有使書籍受損。兩天後，雨水退下去了，但是還留下一種漲過大水後的潮濕氣味，不能留客坐談不說，就是自己坐在那裡寫字也難以忍受。周作人吃夠了雨水潮濕之苦，他常在寫給朋友的書信中大訴其苦。由此可知「苦雨齋」齋名的來歷了。

一九二五年夏天，又是「連日大雨，苦雨齋外築起了泥堤，總算僥倖免於灌浸」，但這究竟是權宜之計。到了一九二八年夏天，周作人終於下定決心，費了一星期的勞苦工作，在苦雨齋院內造了一個丈餘深的積水潭。從此，不再憂愁雨季平地水深一尺了。

在一九二八年七月末至八月末的一個月時間裡，周作人寫給俞平伯的七封信中，就有五封談到了積水潭，字裡行間流露著如釋重負的欣喜。五封信中有四封是在八月中下旬寫的，封封有雨，一封是「長雨」，二是「豪雨」，三是「近日多雨」，四是「天公日日以雨相恐嚇，大有『打倒』我的積水潭之意」，而「新積水潭頗得其所」，不無自豪。從此，周作人不再為雨水所苦。於是，他高興地發函，邀請錢玄同和俞平伯等友人到他的「不苦雨齋」來夜談。

周作人的書房由苦雨齋到不苦雨齋，環境的變化可謂大矣。新積水潭確實為周作人帶來短暫的愉悅。然而，他在欣喜之餘，仍時感到「苦矣」，所以，他在信末仍署名「苦雨翁」，有時還署名「苦」或「苦翁」，而書房也仍名「苦雨齋」，只不過這時的「苦」已變成「非物質」的了。

此時的周作人，一苦於還文債。各種報刊前來約稿者很多；友人求寫序跋者不斷。訂貨單源源，而「貨物」卻不能如期交出，精神上的壓力豈能不苦！有時他想作小文以還文債，然而又想不出什麼來，這時，他深感「苦矣」。

周作人二苦於不得不說外行話。一九二八年八月苦雨齋「苦雨」的煩惱解除之後，他立即四處搜索材料，選「世界日報、醫學周刊」之文債。雖然他對文學博古通今，但對於醫學，了解得總不甚全面，因此，他在與友人的通信中，坦誠地說出了自己不得不「外行人說外行話」的苦衷。

周作人之苦於寫文章無閑思索。一九二八年十月，他任教的燕京大學和孔德學校均已開學，很多時間被教課所佔，寫作時間自然減少，已經開了頭的文章也無暇續寫下去，他在書札中告訴友人：「近來苦於無閑思索，而且下筆板滯，甚不自滿」。由於時間不能由自己自由支配所產生的苦惱也是可想而知的。他希望自己能夠盡快還清文債，又能免去教書的差事，靜下心來，幹他所喜歡的譯著工作，寫他所想寫的文章。

周作人的書房在他修建積水潭的前後，

雖然同稱「苦雨齋」，但是，物質的苦和精神之苦二者已經相去甚遠。「苦雨齋」的內涵在不知不覺中已悄悄地變化了。

莎學名家續紛錄

作為莎士比亞研究的學者，這些人在中國聞名的有梁實秋、張韻海、林同濟、孫大雨、朱生豪、曹未風。他們在探索莎士比亞生平及著述和譯述莎氏名劇，俱有不同的造詣。梁實秋是全譯莎翁名劇的作者。朱生豪以貧病堅持譯書，精神可嘉。

孫大雨雖五十二歲以後，長期坎坷，但不論處境如何，仍然在孤燈隻影的夜晚，譯出了莎翁「黎那王」、「罕秣萊德」、「奧瑟羅」、「麥克佩斯」、「冬日故事」、「暴風雨」、「羅密歐與朱麗葉」、「威尼斯商人」八部莎劇；他選用古典英文韻文，把屈原、宋玉、潘岳、劉伶、韓愈、蘇軾等名著英譯，選用散文英譯陶淵明的「歸去來辭」。孫大雨著述逾八百萬字，為溝通中西文化做了不少有益的事。

(二) 奇人異事錄

孫大雨生於一九〇五年，算起來一九九三年恰是他八十八歲，米壽之年。他原名孫銘傳，字守拙，號子潛。一九二五年畢業於清華學校高等科。次年留美，在耶魯大學專攻英國文學，對詩和戲劇尤感興趣。他的長詩「自己的寫照」先後在徐志摩主編的「詩刊」和蕭乾主編的「大公報」文藝副刊上發表，引起重視。一九五六年，他寫成「詩歌

的格律」論文，就白話文詩歌寫作和譯詩的韻文節奏格律，提出了自己的見解。

早在一九四六年，他在復旦大學任教時，加入中國民主同盟。次年加入上海大學教授聯誼會，被推為幹事主席。孫大雨有強牛脾氣，好與人爭執，甚至吵架，青年時如此，中年、晚年也改不了。無形中，在人際交往中人緣不佳。反右時，孫大雨竟被錯劃為「右派」。

直到一九八五年落實政策，他搬進吳興路一幢高層公寓裡，生活條件也大大改善。然而他不甘心寂寞，用爬格子作為他的興趣，勤奮勝昔。一九八八年，他老伴謝世，他還是把著譯作為自己的娛樂，以補償他流失的年華。

孫大雨的莎劇中譯是一絲不苟的，自有風韻。他的中國古詩英譯也是第一流的。遺憾的是，他八部莎士比亞詩劇，只出版了兩種。他英譯的「離騷」以及東府、唐詩、宋詞，也是嘔心瀝血的成果，自有其特殊價值。

龔自珍死亡之謎

孫大雨讀了一輩子的書。他認為，讀書是一件極平常又極需要的事。讀書可以知曉中外，中外古今、萬里以外的許多事情。讀書是一件苦事，也是一件賞心悅目的樂事。

城那高高的城樓，此刻已被一片漆黑烏雲所吞沒。雲陽書院講席、晚清詩人龔自珍，正在揮筆疾書時，忽感頭痛難忍，兩眼發黑，接著便口吐白沫，一陣抽搐之後，終於漸無聲息，咽了氣。龔自珍死了，這一年，他只有五十歲。關於龔自珍的死，當時有種種說法。一百五十多年來，許多歷史學者也對這樁公案爭論不休。概括起來，主要有病死說，情死說及被人害死說這樣幾種觀點。

病死說。最早見於吳昌綏的「定庵先生年譜」：「八月十二日，暴卒捐館。」但據考，龔自珍死前並無大病，身體狀況尚屬良好。年僅五十，正值英年，想來還不致於一夜之間就一病不起。

情死說。見於陳舜臣先生「鴉片戰爭」：龔自珍和他的一個叫清琴的情人，在「茶裏下了毒藥」，然後「把茶杯舉到齊眉高，互相點了點頭，把茶一口喝乾了」。這是一種小說家言。事實上，龔自珍在死前幾天還給林則徐的朋友，當時在上海備戰的江蘇巡撫梁章鉅寫了信，對時局的危機表示憂慮和擔心，並約定「即日解館來訪，稍助籌筆」，準備去滬共同抗擊侵害者。這樣一種精神狀態，怎麼會為情而自絕呢？

被人害死說。一曰先生所眷戀的妓女靈蕭因另有新歡而害了他；二曰穆彰阿與貝勒王府相勾結，派人毒害了他。

從龔自珍的一些遺著看，靈蕭和他的關係異常密切。在「己亥雜詩」三百一十五首

之中，就有四十首與這個妓女有關。可見他們之間感情的深厚。再說，一個辭官歸里，窮愁潦倒的人，既無權勢，又無錢財，靈蕭如果不愛他，完全可以自由地離開，根本沒有必要害他性命。況且，她和先生恩恩愛愛，幾乎奪去了正室夫人的「房之寵」，在龔自珍晚年生活中佔了相當重要的位置，也脫離去的道理。

至於總軍機首輔穆章阿和貝勒王府的小王爺戴鈞相勾結而要了先生的命，則是大致可信的。這不僅有先生自己留下的大量文字資料可以說明，也有不少野史可以佐証。據考龔自珍和貝勒的夫人大清曾多次在王府內宅幽會私通，事洩後引起一場風波，以致被迫辭官南歸。小說「孽海花」把這段風流韻事渲染得淋漓盡致。後來不少學者都認為這個故事大荒唐，竭力為龔自珍辯誣。但從龔自珍的詩詞文集看，和大清夫人關係曖昧也不是不可能的。否則他在辭官南歸時，是不會那麼倉惶出都的。上層社會的種種流言蜚語，必然使貝勒王府的王爺感到難堪，這便給反對禁煙的穆章阿以可乘之機。於是他便與王府相勾結，通過王府派人致龔自珍於死地。懾於他們的權勢，當地的地方官府也不可能把這樁公案查個水落石出。「孽海花」云：「有一個官人的同事」在酒中投了毒，讓龔自珍喝了。這也許不是沒有根據的。事出有因，查無實據。龔自珍究竟是因何而死的？這還有詩人們進一步考証。

當代奇人陳從周

陳從周教授算得上當代奇人之一。他早年從事文史，後來卻成爲享譽海內外的古建築和園林藝術專家。他不獨能詩善畫，更於泛舟湖海之餘，寫下大量的精英散文。先後出版過的就有「書帶集」、「青苔集」、「簾青集」、「隨官集」等，前幾年由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刊行的「書邊人語」，便是這幾種文集的拔萃之作。書爲六十四開袖珍本，封面題簽的一叢墨竹，出自作者手筆。內中的二十四篇短文或懷人或談藝、或寫景、或記情，不敢稱篇篇絕唱，但大半還是蘊藉風流，頗值諷咏。這感受，正可用「半生湖海，未了柔情」來概括。

先說「半生湖海」。陳從周由於職業的關係，天下名山，世上勝蹟，沒少遊歷。正所謂「幾多泉石能忘我，何處園林不憶君」。當此「一葉扁舟，兩行垂柳，遠山近郭，曲渚平泉」，處處可以入畫，都能引人遐思的仙境，身爲性情中人，自然免不了鋪紙磨墨，「抒我懷抱」一番。因而雲橋、三竺、靈隱、虎跑、香江山色、岱島秋痕，便紛來筆底。天底下最濫的是紀遊之作，因爲誰都會譏幾句「某某到此一遊」；但天底下最難作的也是這紀遊文字，但一如看景，會看的看門道，不會看的看熱鬧。會與不會之間便有霄壤之別。陳從周不單純就物寫景，更能立足於山水之間，撫今懷古，抒發對各種歷

史人物變遷感受。他覽景看物，除了時常發思古之幽情外，更因爲他是古建築和園林的內行，往往能悟出一般人悟不到的絕妙之處。正如他在一首詩中所道：「老去江湖興未闌，園林佳處說般般，亭台雖小情無限，別有纏綿水石間」。看多了雲呀、雨呀、雪呀、花呀的淺蘊之作，再來續陳從周，感受截然不同。

再來說「不了柔情」最初知道陳從周的大名，是因了他那本「徐志摩年譜」。志摩乘飛機失事那年，陳從周還是個不滿十三歲的學生，因了對於這位天才詩人的愛，他竟「遺文佚史搜堪盡」，在極困難的條件下，刊行了這部「年譜」，寄托對志摩的懷念。而且直到「世事滄桑五十年，漸盈白髮上華顛」，他獨自念念不忘，感嘆「倦鳥投林尚有意」，詩人卻開山一去，杳如黃鶴。可見陳從周是如何垂情。不獨徐志摩，幾乎所有給過他以教益的師友，他都是永銘於心。

從啟蒙師陳儒英、張大千，忘年交葉恭綽、到同儕友朋梁思成、林徽音、貝聿銘，無不如此。蘇州有個網師園，就因爲張、葉二人三十年代曾居住於此，陳從周便對這名園產生了深厚的感情。「每入此園，人去樓空，輒低徘徊不忍去者久之。」重情到了這份兒上，也真夠感人。

「有生活才有詩情畫意。」陳從周如是說。正因爲陳從周這「半生湖海未了情」，方能取得如此不俗的成就。